



采  
访  
手  
记

采访姚宁平,他有这样一番表白:“我虽然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实际上还是普普通通的科技工作者,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比不上邱少云、黄继光那样的英雄人物,我不过是有些成果在应用上有效,带动起一个产业。”采访时话题每涉及成果、荣誉,他总不忘强调:“实际是一个团队做的,有个漫长积累的过程,只不过我坐到了领导岗位上。”

君子谦谦,一种平易近人的美感自然浮现。联想到时下,

国人正在热谈一个话题,当事人的“名人母亲”自始至终都在说,对的全是自己,错的全是社会、环境、他人。两相比较,天壤之别。

我们这个社会,有段时间高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也坚信,这种极其高尚纯粹的人物总是有的,值得我们无比敬仰、镜鉴;但如此宗教徒式的行持,终非常人可及。可悲的是,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现在不少人奉行的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甚至“损人利

己”、“损人不利己”。从这个角度上说,社会的这种现象是可怕的。

人是社会性动物,没有人能孤立存在。成就一番事业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而两者可遇不可求,唯一可为的只剩下人和。人和其实也很简单,利益、荣誉多想别人,功课、责任别忘了自己。姚宁平正是如此,做人有和气,做事有人气。有同事评价他说:“不分老少和职工相处得都很好,所里气氛融洽,集体荣誉有 10 多个。”



责任编辑:李元程  
新闻热线:(010)84151093  
E-mail:workersdaily@sohu.com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

## 无声世界的快乐工作

□本报通讯员 冯志明 李卫亮  
本报特约记者 王君东



江苏南通楠桥纺织有限公司缝绡车间内,数百名女工正在精心地为毛巾包边,机台上一条条彩色的毛巾堆成了小山。如果不是该公司副总经理姚霞的指引,我们根本无法看出前后相邻的 3 名女工是残疾人。

24 岁的如东县洋口镇聋哑青年冯肖群是 3 名女工中手脚最麻利的一位。“每天能缝绡多少条?”在该县逸夫特殊学校手语翻译李老师的配合下,记者与她们“聊”了起来。“500 条。”“什么时候来公司的?”“去年 2 月。”她主动地跟我们“说”起自己的经历来。从山东特殊教育学院毕业后,由于自己听力有语言和这里的报名。“以前有缝绡的基础吗?”“没有,都是到这里后,师傅们教的。”

杨如兰是女工们所说的师傅之一。“教这些徒弟,可没少费工夫。”杨如兰告诉记者,去年,公司招聘了 8 名聋哑职工,今年又招收了 4 名。“有时候,他们听不懂,我们就在写字板上写字,一条一条写下来。沈维维领悟能力差一些,有时候,她一个人急,撇着嘴坐在缝绡机前一动不动,我就知道她有难题了,便上前拍拍她,帮她找出原因,她便会破涕而笑,高兴得手舞足蹈。”“我做得还不够快,但这不要紧,重要的是我有了一份和大家一样的工作,我能自食其力了。”沈维维比划着。

聘用残疾人就业,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容易,语言不通,无法与其他人交流,是残疾职工融入集体的第一关。公司请来了逸夫特殊学校的手语老师专门为班组长以上管理人员上手语课。每个车间配备了写字板,无法表达的话,写在白板上。渐渐地,人们的沟通变得轻松了,有时,只需要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大家便心领神会。

在刺绣车间,沙晶晶和吴海建两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不时用手语交流着。“他们两人来了一年时间,速度丝毫不比熟练工差。其实,残疾人挺聪明的,都是大专毕业,接受新知识非常快。我们特意将她们安排在一组,工作效率非常高,产量在车间达到中上游,现在扣除五险一金个人缴纳的部分,他俩每月可以拿到近 2000 元工资。”车间主任徐小燕告诉记者。

“我们宿舍的一切都是免费的,在这里生活基本不用花钱。原先公司是不提供职工早餐的,我们后来,公司食堂师傅每天都要去买早点。现在我们每天只要花一元钱,就可以吃到包子、油条、豆浆、稀饭。我们 12 个人都是常日班,午饭免费,晚上只要花 3 元钱,就可以吃到可口的饭菜。”走进窗明几净的宿舍,两张上下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正在网上玩游戏的聋哑职工沈如杰笑得十分开心,冲我们连比带划:“我工作,我快乐!”从他不停地拍着胸口连竖大拇指的表情,记者知道,那是打心眼里感到满意的意思。

(漫画 法明)

“我原来的志向是搞航天研究,结果却偏了半辈子的钻探,随着认识的深入,把航天梦淡化了,上天不成钻了地。”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钻探技术研究所所长姚宁平

“我们的工作不叫野外,叫井下,主要针对煤矿灾难,把现代技术用到井底下,探测地质构造有无断层、水、防治瓦斯、水害,更多的是解决煤矿安全问题。”时近中秋,在姚宁平的办公室,他平和随意而简言意赅,纠正了记者对其工作的望文生义。

### 煤矿工人太辛苦了

姚宁平从小对宇宙太空充满遐想,中学时自办了名为《星际》、《航天知识》的校内刊物,大学报考的是航天专业,却被调整到勘探机械专业,为此,他常发出“上天不成钻了地”的感叹。

实际上,直到大学毕业来到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钻探技术研究所,他对“钻地”的概念也仅仅是停留在野外钻探实习层面。“之前对煤矿没概念,下第一口井的时候,是煤矿最困难的时期,煤矿工人太辛苦了。”姚宁平记得很清楚。

第一次下井是在山西阳泉的一个煤矿,所有个项目在那里做现场试验。钻入地层深处的巷道,在黑暗狭小的空间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一丝恐惧慢慢袭来。“不可能不害怕,那时候多数地方还是枕木支护,安全和现在的条件是没法比的,从井下出来完全变成了黑人,只有眼睛和牙齿是白的,第二天咳嗽还是黑的……感到一种凉意、失落。”

所里老同志多,他作为“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自然是承担煤矿现场试验的主力。在阳泉,他一去就是 4 个半月,每月下井 20 次以上,连续下一周,休息一天。一次下井最长时间超过 24 小时,吃饭由换班工人带入井下。“我的任务就是作为技术员,下去发现问题,然后回来改进,直到解决所有问题,项目才算完成。”

其时,正值煤矿困难时期,有的煤矿欠工人工资 10 个月之久,每月只发点维持生活的费用。包括比他晚去的很多大学生,受不了煤矿的苦,也看不到多大希望,纷纷选择离去。1993 年到 1997 年,坚持留下来的大学生不到一半。

“我说服自己,与煤矿工人比,不知好多少倍,一是毕竟我从事的不是简单的劳动,二是这些工作正是我的专业特长,下井时间也只是需要时才下,不像矿工那样天天下。”

虽然很少像煤矿工人那样直接处在风险最大的生产一线,但还是不可能没有危险。有一次,在抚顺老虎台煤矿,姚宁平带着 5 个弟兄在井下试验新钻机,结果瓦斯喷孔,钻机被埋。作为负责人的姚宁平,当即命令年轻人撤离,他和留下来的一个弟兄,把钻机扒出来,抢到安全地带后,才最后一个撤出来。

为此,他至今想起会后怕:“如果是现在的观念,就不那么重视设备了——万一碰到火源,我们就完了,但几十万元一套的设备,实在不忍心放弃

啊。”

危险并不总是一种态势,人没法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变成灾难。“我的同事就遇到过,那是在陕西一个煤矿,我们一个技术工人正在井下做项目,突然遭遇矿难,被烧伤。”

但姚宁平知道,真正辛苦、危险的是天天下井、常年在生产一线劳作的煤矿工人,掉下来的煤块、稍有不慎的操作……都有可能威胁安全,而更可怕的是难以预测的瓦斯突出、水害等,直接危及矿工生命。亲眼所见和亲耳所闻了太多的矿难,让他觉得自己从事的正是保障生命、救人于水火的事业,大有可为。

### 上天容易入地难

无论是探放水,还是抽瓦斯,钻孔随着煤层往进打,越深则覆盖面越大、功效越高。但是,在坚硬的岩石中,驾驭钻孔的走向是一件高难度的事。因为,你首先得知道钻头打到了哪里;其次,如果偏离了方向,怎样才能调整过来。

“表面上,单根钻杆看起来很硬,实际上超过 100 米就软得像面条一样,更别说 1000 多米了。其中,很多东西靠我们去研究解决,研究技术,制造设备。所以,我们有句行话,上天容易入地难。”姚宁平告诉记者。

驾驭钻头就是精确制导,道理有点像导弹原理。但在煤层里,为防止引爆瓦斯,防水,还必须把信号的功率控制在 100 焦耳以下,导线则必须绝对密封。为此姚宁平主持研究开发了“煤矿井下随钻测控千米定向钻进技术与装备”。

2008 年,项目在陕西彬县亭南煤矿进入到最后的实战阶段。姚宁平连续 20 多天在井下奋战,他们和矿工一样编成班组,四班三倒,昼夜兼程。之前,国内用进口设备钻探的最高纪录是 1005 米。姚宁平他们力争破此纪录,但破纪录谈何容易,“中间也很不顺,先后打了两个孔,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我们不断研究、试验,随着问题的各个击破,进尺一点点往前推进。”

进尺接近千米的时候,大家都紧张起来,几双眼睛一齐盯着进尺,似乎成败在此一举。999 米,1000 米,1005 米,1006 米,纪录破了,一阵激动。然后继续打,看看还能超多少,不过心情反倒轻松起来。到 1046 米的时候,姚宁平兴奋地向一直密切关注进度的后方报告说,还能继续打。研究院院长很激动:“已经破纪录四五十米了,可以了。”

当天晚上,院领导一班人专程从西安驱车过来,给大家庆功。“庆功宴上,我们差不多都喝醉了。”姚宁平永远记得那历史性的一刻,“现在我们已经把纪录提高到 1212 米,大大缩短了与 1700 米世界纪录的差距。”

在纪录向国际最高水准靠近的同时,经济态势

的变化则是翻天覆地的。之前,我国同类设备,技术完全依赖进口,而在此之后,姚宁平他们研制的设备至今已推广 130 多台,是之前 5 年进口总量的 2.6 倍,而且使进口设备价格从每台 2000 万元猛降至 1300 万元。2012 年,该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近年来,姚宁平先后主持和主要参与完成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26 项,有 18 项成果获得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取得 5 项发明专利,4 项实用新型专利和 1 项外观设计专利,其中不少在保障煤矿工人的生命安

### 一个产业的兴起

这是研究所么?记者走进姚宁平的单位,一路满腹狐疑。

钢结构的宽大厂房里,一排排火红色的机器,工人师傅正在安装、调试,不时发出钢铁碰撞的脆响;另一头,成品钻机排列成行,等待出厂。这分明是一座工厂。姚宁平的办公室就在厂房边,像是顺便搭成的二层房子。推开门,他就可以俯视整个生产车间。

“别看我们的车间不大,只有 5000 多平方米,几十套设备,一百多位工人,而且一般只在白天生产,去年却创造了 5.8 亿元的净收入(税后),是西安研究院的支柱板块。”姚宁平平静的介绍中透着一股自豪。

很显然,这不是一个只有图纸、仪表,只管理论、技术探究的研究所,而是产学研相结合的研究所,是姚宁平和他的同事们立足自身实际、顺应社会发展一步步走过来的成果。

进入新世纪后,煤炭形势天天看好,煤矿提能扩产成为主题。姚宁平他们大胆设想:老式模块化的钻机,每作业一个地方都需要重新拆卸、搬运、组装,费时费力,如果把它弄成一个成品放在履带车上,工作效率不是可以成倍提高吗?

知易行难。资金、技术、人力、时机、市场等等,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风险,但姚宁平抓住了这个项目,经过一番努力,成功地将履带车和钻机集成到一起。2004 年,研究所推出了国内首台矿用履带行走式一体化定向钻进钻机。“这种研究,最难的不是技术,而是思路、时机,对市场的判断,我们推出后,在国内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

至今,该项产品已发展到 10 多个品种,每年创造产值超过 2 亿元。而且,该钻机以比传统产品提高功效两倍的先进性,在煤炭系统受到广泛仿效,由此带动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

近年来,该所科研成果转化累计创收 20.51 亿元,钻探技术与装备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超过 50%,为煤矿安全生产和行业技术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

(标题书法 李法明)

钻地之梦

□本报记者 毛浓曦

中等身材,微黑的脸庞,走路大步流星,说起话来声音洪亮。今年 55 岁的徐永刚在山西运城供电公司物资供应公司仓储配送班从事电网退役废旧物资管理工作,因为常年奔波在废旧物资回收一线,与废旧物资打交道,同事们给他起了个“破烂王”的绰号。

徐永刚所在的仓储配送班要负责整个运城 9 个直属单位、13 个县公司的退役物资管理工作。回收、拆解、存放、处置……这是徐永刚和同事们每天的工作内容,看似简单,但做起来却复杂得多。

在拆解现场,一眼望去,徐永刚和他的同事戴着安全帽正在监护、指挥氧焊工人切割变压器侧面的散热装置。他一会儿交代现场安全注意事项,一会儿用相机拍摄现场拆解过程,一会儿帮着工人抬设备……

油枕、散热器、绝缘套管……大件一一被拆解分离。下一步起吊绕组,分解主体……在绕组缓缓与本体脱离,就要往货车方向走的时候,徐永刚赶忙做了一个停的手势,示意放

到地面上。原来吊车师傅不知道绕组是要被破坏掉才能装车的。于是在徐永刚的监护下,工人将绕组用氧焊焊外裹着实焊烧了 3 处,这

### 人物点

多年的废旧回收工作使徐永刚看到损坏或要扔掉的东西总喜欢研究琢磨,看看是否还能维修或改造——

## “破烂王”的回收情结

□ 本报通讯员 王莹本 本报记者 刘建林

重大责任的活儿。

2009 年 11 月,冰雪灾害造成城市供电一度中断。运城供电公司紧急安排清理现场损坏铁塔,收集线路损坏导线……

为了及时把倒塌的铁塔、损坏的电线收回来,整整两个月,徐永刚连续作战在中条山上,饿了就着冰冷的矿泉水啃几口自带的面包,晚上,为防止回收的废旧物资丢失,他们夜宿野外。

回收工作责任第一,有时候更需要斗智斗勇。2012 年 11 月,一条高铁配套线路改造,当退役导线放地后,足足有一公里的导线

不见了。徐永刚和同事们利用多年的经验分析,觉得在短时间内,偷盗者不可能在大白天将导线运走。于是,就在线路的沿途寻找,果然在附近废弃的菜棚里、田埂堆积的玉米秸秆下搜出了 20 多卷、足足一吨重的导线。原来是高铁施工地地的工人偷偷把导线剪断,藏了起来,想等到天黑再运走,结果被徐永刚他们两个小时就找到了。

### 三

多年的废旧回收工作使他养成了一个习惯,看到损坏或要扔掉的东西总喜欢研究琢磨,看看是否还能维修或改造。

就这样,废旧的饮水机变成了漂亮的热水桶,破旧的剪子变成了好用的扁嘴钳子……

在单位废旧物资库房后面有一块常年闲置的空地,这几年徐永刚利用休息时间将其开垦出来,种上蔬菜,亲自施肥、浇水。等蔬菜长成时,他就把新鲜、无公害的蔬菜免费送给同事朋友。

在大家眼中,不管是荒废空地上种出的蔬菜、废物改造后被重新利用,还是工程退役改造“扒拉”回来的上百万元的国有资产,“破烂王”徐永刚都在细心认真地做着工作。